特殊教育季刊　民 107 年 9 月　第 148 期　第 19-24 頁
Doi: 10.6217/SEQ.201809_(148).19-24

特殊教育之提燈
—以人為本的宋維村醫師

撰稿者：詹孟琦

壹、前言

欣逢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成立五十週年，今年特別以專刊介紹伴我特教一路走來的特教先進。感謝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胡心慈教授的牽成，讓我有這個榮幸訪問到宋維村醫師。如果您投身特殊教育有二十年以上的時間，一定有機會接觸過這位可敬的先進。

宋維村醫師是臺灣大學醫學院與臺大醫院精神科的退休教授與醫師，其專長領域包括兒童與少年精神醫學、家庭精神醫學、一般精神醫學，以及心理衛生，而兒童精神醫學則是其主治項目。在取得主治醫師資格之後，宋醫師曾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完成兒童精神醫學的住院醫師訓練，是臺灣最早接受完整訓練並投身兒童精神醫學的幾位先驅之一。由於長期致力於提升兒童醫療服務品質，於 2015 年獲頒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第六屆兒童醫療貢獻獎之「終身貢獻獎」。此外，宋醫師長期投入於自閉症之相關研究，並協助成立自閉症基金會，服務無數的自閉症兒童與家庭，被譽為臺灣自閉症之父。過去曾歷任臺灣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和臺大醫院精神科主任，也曾借調至高雄凱旋醫院，擔任院長一職，而退休後曾擔任天主教若瑟醫院院長，持續為雲林偏鄉規劃並提供醫療服務。

許多讀者或許會好奇，為何一位杏林醫師會參與特殊教育的開拓，而接受訪談時，宋醫師也謙遜地提到自己是一位醫學界人士，談不上是特殊教育的開拓者。不過，在讀完這篇宋維村醫師的介紹後，相信您也會和我一樣，深受其人文關懷精神而感動，並且真心地認為他是我們特殊教育之重要開拓園丁。在以下的文章中，將會先談談宋醫師如何與特教結緣，再介紹他在職涯所參與過的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以及退休後的生活點滴，最後再分享醫師的個人信念，及其給予我們這些後輩的期勉。

貳、緣起—偶然結緣，歡喜投入

當選擇投身兒童精神醫學時，宋維村醫師就和身心障礙兒童結下不解之緣。宋醫師提到，他並非特意去服務身心障礙兒童，而是兒童精神醫學中有三個重要的區塊，分別是身心發展、情緒和行為等問題領域，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會接觸到身心障礙兒童。在診治學齡前兒童時，大多會接觸到有身心發展問題的兒童（如智能障礙、自閉症），而到了學齡階段，就會遇到有情緒、行為問題或學習障礙的孩子。至於青春期的少年，就會常出現情緒、行為、藥物濫用和精神疾病等問題。因其主治專長，在日常看診時，宋醫師很自然地就會服務到身心障礙兒童。

宋醫師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在遠東地區建立心理衛生的服務，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選擇當時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臺

詹孟琦（meng@cc.ncue.edu.tw）。

灣，投入大量資源，建立一個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其設立地點即現今精神科大樓隔壁的兩層樓建築。此中心致力於各種和兒童心理衛生有關的問題，早期以情緒、行為問題為主，後來又拓展至智能障礙和自閉症之日間留院治療，開啟了智能障礙之教育。在特殊教育的實驗推廣時期，臺北市中山國小成立了臺灣的第一個特教班，其師資的培訓，是由當時全臺灣唯一一位兒童精神科醫師徐澄清醫師負責培訓，開啟特殊教育的新一頁。爾後，此中心又陸續於東門和西門國小，協助建立學校心理輔導老師的制度。可見，在早期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和身心障礙兒童的輔導上，臺大醫院兒童精神科的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有感於 1970 年代初期兒童精神醫學專業醫師之缺乏，宋維村醫師跟隨徐澄清醫師，投入兒童精神醫學，後續也承接了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的工作。那時，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業已成立，所以特教教師的師資培訓就轉回師培體系。因此，宋醫師主要是透過提供諮詢的方式，提供特教班老師專業的支持。不過，由於與東門國小的合作關係，他也會協助學校如何早期發現適應不良的學生，並培訓老師如何做因應。除了與學校的合作，宋醫師也協助訓練衛生所的護士，幫助他們如何早期發現發展遲緩兒童、如何轉介。在兒童精神科醫師缺乏的年代，宋醫師所參與的特教相關工作，多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切入，希望能讓更多醫療和教育相關人員有一些基礎知識，以協助推動兒童心理衛生的相關工作。

至於為何會投入自閉症的研究和診療，宋醫師表示是偶然的因緣。全亞洲第一個自閉症早療中心，設於臺大醫院的兒童精神科，一開始是由一位心理師負責。1978 至 1980 期間，宋醫師赴加拿大進修，而這位心理師也移民日本執業。在這段期間，這個早療中心並沒有人負責主持。因此，宋醫師回國後，就接手這項工作。由於要提供早療服務，需要先了解過去所做之早療服務的成效，所以他就著手進行一項追蹤研究，追蹤過去於中心接受早療服務的自閉症幼童，以了解其離開後至 16 歲期間的適應情形。其研究結果發現，日間留院部的早療訓練的確能幫助這些自閉症幼童學會所需的技能，但是卻無法讓他們把技能類化於學校情境中，逐漸喪失多數已習得之技能。從此，宋醫師就一直投身於自閉症的相關研究。

在與自閉症兒童、家長接觸的過程中，宋醫師覺察到他們的獨特需要、其資源取得之不易，以及學校適應的困難。他發現，若要幫助他們，就要先從宣導開始做起，幫助學校教師認識自閉症，知道自閉症學生的特徵、行為治療和班級經營。於是，他開始跟各縣市的教育局、學校合作，陸續於屏東、宜蘭、花蓮……等縣市，利用星期三下午，辦理自閉症的工作坊，介紹和自閉症有關的基本概念。此外，他也覺察到自我倡議的重要性，開始著手創立自閉症基金會，藉由充權 (empowerment)，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需要、權力，以及如何尋求所需資源。

在 1985 年，當時的臺北市教育局長毛連塭教授於市立師院（現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小，成立第一個情緒障礙班，其所招收的對象其實是自閉症學生。當時，特殊教育領域尚未有此專長的學者。由於宋醫師在自閉症領域的投入與專精，毛教授遂邀其協助訓練這一批特教教師，教導他們適用於自閉症學生的教學和行為處理策略。此外，於 1990 年代初期，宋醫師也受邀參與殘障福利法和特殊教育法的修訂。當時，宋醫師擔任臺大醫院精神科主任，也是中華精神醫學會和心理衛生協會的理事長。因為特教學者對於自閉症的了解不多，而從他之前所做的自閉症追蹤研究，他知道自閉症兒童其需求之獨特，故建議應該將自閉症獨自劃歸一類，而非情緒障礙。1980 至 1990 年代是特殊教育的實驗、創新和發展時期，而在特教法規的修訂和特教教師的在職訓練上，宋醫師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過，宋醫師認為自己真正地踏入特教，其牽線人是他的多年好友吳武典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的榮譽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特

教系一直是國內培育特殊教育師資與專業人才之重要搖籃，其系所之創立，始於吳武典教授在 1986 年所籌措成立的特殊教育碩士班，之後才陸續成立大學部和博士班。創系時，吳教授即邀請宋醫師開授自閉症相關課程，以及精神醫學方面的選修課，為期十年，助我特殊教育培育出許多優秀的實務教師。期間，宋醫師陸續指導多位研究生完成碩、博士論文，主題多和自閉症、學習障礙的學習有關。很多他指導過的研究生現在都還持續在特教崗位上努力不懈，是優秀的特教實務教師和行政人員，也有不少學生成為教授，如臺東大學師範學院院長曾世杰、前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系主任王瓊珠、清華大學特教系系主任陳國榮，以及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主任胡心慈。他們不但是傑出的研究人員，也承繼了宋醫師的教師角色，持續為臺灣特教人才的培育盡心盡力。可見，宋醫師是我特教人才培育搖籃之重要推手。

宋維村醫師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或許是偶然，而與特教結緣之初心或許是為了推動公共衛生，但是從其與特教結緣的過程來看，他見證、參與了特殊教育的重要發展，堪為特殊教育之開拓者！

參、耕耘—身障倡議，提升實務

行醫超過四十年，宋醫師投注了許多心力去陪伴自閉症兒童及其家庭 。除了藉由看診和提供早療訓練，他也藉由參與立法、擔任國家部會之公共衛生與特教諮詢委員，針對身心障礙者之服務需求、政策訂定，提供建言。在他所參與的眾多工作中，有幾項是他投入最多心力的工作。

首先是成立自閉症基金會。宋醫師認為：「這其實是一種社會教育的工作，喚起家長去重視自己的權利，就是現在所說的充權。」相較於特教界的「賦權」，我更認同宋醫師的用語「充權」，真正地尊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長，更強調他們的主體性。早在四十多年前，宋醫師就察覺到充權的重要性，認為要「陪伴」家長，讓他們注意到可以為自己、為孩子做些什麼、爭取哪些權利。因此，他利用一、兩年的時間，每個星期都跟自閉症家長開會討論基金會的成立事宜，並宣導和他們自身權利倡導有關的知識。成立之初，他也確保董事會至少有一半的成員本身是自閉症或家長，甚至曾經讓一位高功能自閉症擔任會長。由此可知，在與身心障礙者、家庭互動時，宋醫師抱持的基本信念是「尊重」，他認為自己並不是在「幫助」他們，而是和他們站在同等的地位，「陪伴」他們一起去面對、解決他們所遭遇到的問題、去倡導自己的權利。

宋醫師更把自閉症基金會的成立，當作一種社會運動來運作。在募集經費時，他希望能藉此讓更多人認識自閉症，了解他們在不同人生階段所面臨的問題，知道如何和他們互動，學會尊重他們，體認到他們的需要，進而願意捐款贊助基金會的成立。因此，他拒絕大戶捐款，而是利用兩年的時間，上電視節目、到學校去宣導自閉症，透過小額捐款的方式，籌措到所需的三百萬元經費。有時候，一次只能募集到幾十元，而那卻可能是某次宣導後，小學某個班級全班學生的心意。宋醫師靠的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努力，集結社會大眾的力量， 完成自閉症基金會的創立。在當時，小額捐款和宣導式的社會運動實屬創舉，可見宋醫師之睿智與遠見！

在研究方面，自閉症一直是宋醫師之研究焦點。最早的研究是之前所提到的自閉症追蹤研究，因為覺察到這群孩子的獨特需求，宋醫師開始投入一系列的相關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軸聚焦於了解自閉症的核心障礙，特別是相互注意協調能力 (joint attention) 之相關議題。當時，多數的研究結果和文獻都指出此項能力是自閉症之核心障礙，所以宋醫師花了許多時間去探究此病理，以及此能力之教學。雖然教學成效不如預期，但是研究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找出適用於自閉症學生之教學技巧。爾後，宋醫師也致力於探究如何提升自閉症學生之早療

服務。如何幫助自閉症學生及其家庭，一直是他關注之議題。雖然醫師做了許多研究，但是他卻沒有花時間把研究結果發表於期刊並用於升等，而是利用研究所找出的有效實務，用於幫助自閉症學生。

在其工作生涯的後期，宋醫師投注較多的心力於幾件事：督導與訓練精神科醫師、指導研究生，以及推動醫學倫理和精神科之醫院評鑑。在醫師的訓練上，宋醫師會嚴謹地要求他帶出來的醫師，希望能把這份嚴謹傳承到新一代醫師對病患的服務上。在指導臺大心理系和特教系的研究生時，宋醫師說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他把學生視為獨立的個體，讓他們自由發展，對於學生的問題，從不給答案，只是不斷地拋出問題，引導學生去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不過，與其說是引導，宋醫師更認為自己是陪伴學生，給研究生機會去走出自己的方向，而他所指導的特教研究生，有多位現在都成為特教界的領頭羊。在醫學倫理的推動上，宋醫師教授「醫學倫理」這門課長達三十年的時間，從二十年前開始，協助推動把醫療倫理從傳統的「以家屬為中心」導向「以病人為中心」，更注重隱私權、更尊重病患，要告知並取得其同意。至於醫院評鑑，宋醫師取得科技部之研究補助，是精神科之醫院評鑑計畫的主持人，致力於推動醫院評鑑，讓醫院能提供更好、更人性化的服務，以提升醫院之醫療服務品質。

綜上觀之，陪伴自閉症學生及其家庭一直是宋醫師的工作焦點，不只是服務他們，更希望帶領他們去充權、為自己發聲，莫怪乎他被譽為自閉症之父。在培育醫師和特教人才、醫院評鑑上的積極投入，更是彰顯他對特殊教育與醫療之服務品質的關注。

肆、轉身—持續不懈，樂於付出

熱愛其工作的宋醫師原本預計屆齡退休，但是身為天主教徒的他，因為天主教若瑟醫院主事的神父年事已高，而在神父的召喚下，提早於 2006 年退休，扛起醫院院長之責，規劃醫院之目標與開發方向，並管理醫院之執行與運作，以提升雲林縣之偏鄉醫療服務。

再次自若瑟醫院退休後，宋醫師持續在若瑟醫院兒童心智科進行門診，於偏鄉提供兒童精神醫學之服務。此外，他每個禮拜會在臺灣大學醫學院上課，訓練欲取得兒童次專科的精神科專科醫師，也持續執行精神科之醫院評鑑計畫。宋醫師表示，退休後還是持續做著退休之前的工作，看診、訓練精神科專科醫師，以及執行研究計畫。唯一的差別是時間比較寬鬆。

近兩年，宋醫師則著力於執行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早療服務方案：照顧者技能訓練方案（Caregiver Skill Training Program， 簡稱 CST 方案）。CST 方案是一個結構化的九堂訓練課程，目的是幫助家長認識促進自閉症兒童社會互動的作法與行為處理之方式，並藉由居家訪視，訓練家長如何在家中透過例行遊戲 (play routine) 和例行的居家社交 (social home routine) 活動，去提升自閉症兒童的社會互動和溝通能力。宋醫師指出，臺灣自閉症的早療服務還是停留在 20 年前的概念，只是由專業人員提供物理、職能和語言等治療。即使接受了長時間的早療服務，這些自閉症學生入學後，還是有明顯的固定行為、情緒與行為問題，以及溝通困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宋醫師欲探究此方案之可行性，故於去年找了 11 個自閉症家庭進行「前」前導研究，而今年又擴大於四個不同的醫療單位進行前導研究，其中也訓練了一位特教老師擔任方案的協助人員，看看是否能把這樣的訓練方案也帶進教育體系。順利的話，希望陸續推廣此方案於全臺灣，以改善自閉症之早療服務。

即使退休，宋醫師心中還是放不下這群需要關懷的身心障礙兒童。除了持續服務這些孩子和他們的家庭，也致力於改善早期療育和醫療服務品質。當問及退休前、後生活之差異時，宋醫師表示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行程較為寬鬆，但是他覺得要服老， 就是要接受事

實，體認到自己的體力、記憶力會不如退休前，要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限制，有許多想做的事未必能做到。不過，他說：「我會一直做下去，直到自己做不動為止。」

伍、期許—愛其所選，尊重差異

在訪談過程中，我曾問宋醫師是什麼支持他一直做下去，他是如何保持熱忱。宋醫師的回答很簡單：「做你喜歡的工作！」又問及「在所從事的工作中，他覺得最有意義的工作是什麼？」，他覺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義。至於要如何面對工作中的挫折，醫師說每個人的方式或許不同，但是他建議了幾個雖是老生常談卻很重要的方法：（1）能跟另一半或家人分享、談談；（2）要花時間去內省；（3）運動和生活規律。對於如何讓我們能堅守特教崗位，宋醫師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處遇：熱愛自己的工作，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找到自己所需的支持，以及愛自己。

宋醫師也分享了自己的工作信念。第一個信念是尊重。無論是在服務病患或帶醫師、研究生，宋醫師常說自己是在陪伴他們，不是幫助、也不是引導，而是站在平等的地位，陪他們一起學習、一起解決問題。第二個信念則是以人為本。要看到身心障礙者的需要，給予他們所需的支持，也要看到他們的優勢，幫助他們發揮所長。第三個信念則是充權。不僅僅是提供協助，更要相信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庭能學會為自己的權利與需求發聲、倡議。這些信念也應該成為我們這些特教後輩對自己的期許，俾能助我們扮演好特教專業人員的角色。

最後，問及對於特教後輩的期許，宋醫師表示不敢說是期許，而是期待學校的教育人員能更尊重特殊學生和他們的家人，以人為本，互相尊重，幫助學生發揮特長，而不只是重視學業表現。另外，在面對身心障礙學生時，期待學校人員能有更彈性的做法。有時候，特殊生的問題狀況不是源自於學生自己，而是遇到不同的老師，有時因其價值觀不同、班級經營之做法缺乏彈性，而產生問題。期許教育人員能具備尊重個別差異和適性發展的觀點，進而做到因人而異，給予個別且有意義的調整與彈性。

宋醫師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歡喜做、覺得有意義的事，也帶給他許多生命的感動。這是他努力不懈的動力，不在於外在的收穫，而是一種內在的充實和成就感。願我們也能在宋維村醫師的感召下，秉持著尊重、以人為本的信念，繼續以熱忱灌溉特殊教育，陪伴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庭成長、茁壯，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採訪人員：
詹孟琦，從小立志當老師，誤打誤撞入特教，無法自拔愛上它，全心全意做特教。曾任國小特教班教師、普通班教師，目前任職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專長領域是中重度障礙之課程與教學，研究興趣是身心障礙學生之生涯發展與轉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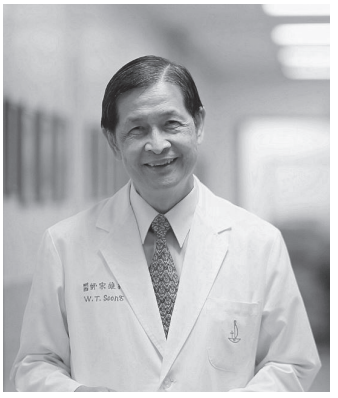

圖 1　宋維村醫師

圖 2　世界關懷自閉症日宋醫師（左三）及與會者合影